

民生新闻价值诉求的多维度审视

刘力军

摘要：民生新闻作为一种日渐成熟的节目形态，有必要置于更广阔更立体的视野，从哲学、社会学和文化价值等不同维度来审视其独特价值诉求。民生新闻通过对绵延的时间里深层自我的追寻来实现哲学价值诉求；通过巧妙运用“习性”、减速“快思”以及远离政治、经济“场”效应来实现社会学诉求；新闻记者的文化风格演化以及娱乐狂欢的试水，务必保持文化价值的底线，从而实现社会文化价值。

关键词：民生新闻；生命哲学；社会学；文化价值

作者简介：刘力军，男，副教授。（浙江传媒学院 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5) 03-0109-08

新闻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在现代传播当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对民生新闻展开多维研究，阐明其表达的社会政治态度，有利于揭示当今社会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变迁轨迹。长期以来，人们从未停止过新闻研究的脚步：从社会学角度阐释奇闻轶事，从对新闻内容的完整分析到社会学和意识形态的揭示，新闻研究方法与研究领域愈加广泛。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多元化已是新闻发展的趋势。当今各种类型的新闻层出不穷，新闻制作、播出的形式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对比可以得知，民生新闻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其细腻的内容和亲民化的播报形式。民生新闻的出现并非偶然，探究它的取胜之处、思考它背后的价值诉求，非常值得。

民生新闻就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以民众的日常生活事件为新闻题材，关注民众生存和发展状况的一种新闻节目形态。从创办于2001年的《晶报》最早提出“民生新闻”口号，到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电视民生新闻的发轫，再到如今各地媒体相继开办民生新闻栏目的日渐成熟，民生新闻经历了14年的发展历程。学术界关于民生新闻的研究不断涌现、不断深入。如李洋^[1]，朱寿桐^[2]，胡智锋、张国涛^[3]，王雄^[4]等的研究，内容包括：民生新闻的含义、特征、兴起原因、发展前景、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民生新闻各元素研究（如民生新闻文本特征研究、叙述方式研究、民生新闻节目主持人研究、民生新闻栏目创意策划研究以及民生新闻后期制作），民生新闻制作和传播理念，民生新闻个案研究等。这些已有的成果主要关注民生新闻本体研究，很少从哲学、社会学和文化层面给予民生新闻以思考。因此，我们有必要以全新的视角进行观察：民生新闻作为既定的存在现象，在绵延的时间中怎样寻觅到深层的自我？在社会学的广阔视野中，置身新闻场的民生新闻怎样运用与生俱来的原始性结构缺失？民生新闻背后神秘的推动力量是面目慈善还是面目可憎？它的发展代表了怎样的文化价值变迁？一个现象的背后其实处处暗流涌动，唯有多维度的审视才能窥得全貌。对民生新闻从哲学、社会学和文化价值角度进行多维度地审视与梳理，进而揭示民生新闻的多元价值诉求，是本文阐述的要义。

一、哲学价值诉求：深层的自我与绵延时间中的记忆

新闻主体既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声情并茂的讲述者，也可以被认为是眉头紧锁的记录者——当然并不与其本质相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握话语权的新闻工作者怎样去理解它，但是作为第一要义的真实性总是被公认的。即使电视上充斥着煞费苦心的娱乐节目，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新闻仍然有着属于它的固定观众群。人们的青睐基于想看到事实真相的心理，与好奇心相比，这一点显然更为重要（“艳

照门”事件则可以被看作是在窥视的外衣下解开了艺人的假面具)。科技的发展使现代社会的人们获得可以跳出自身小圈子的可能性,但个人的种种压力与繁杂事务围绕下的人们,常常很难让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电视新闻则通过独特的优势成为受众意识的延伸,把触角伸向了他们想了解的各个领域。这种被麦克卢汉称为“媒介即讯息”的典型工具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带领人们在绵延不绝的时间里逐渐寻找到深层的自我,从而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永恒体验。新闻的确是一种绝妙的武器,在它始终变化的过程中,民生新闻作为一种新的类型,将新闻的这一特性发挥到了极致。

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柏格森提出的时间绵延理论,可以揭示民生新闻是怎样悄然无声地与哲学建立起颇具价值的隐秘联系的。“绵延”、“进化”和“生成”是柏格森对事物二元看法理论中的三个核心概念。这三个概念使得他迥异于其他以推理和逻辑著称的哲学家,从而获得了一种表述上的卓越技巧,可以将极其抽象的哲学思考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展现在具体的事物上。民生新闻的诞生也契合了上面的三个核心概念。柏格森认为,纯粹的直觉具有精神性质,我们所感受到的时间只是一种空间化的时间,而真正的时间藏匿于深层的自我当中。^[5]如城市某处发生一起纠纷,出租车司机被黑车主抢了客人,而且还被保安抓走,下落不明。作为当事人的乘客,事件发生时正在现场,她经历整个事件时几乎是被动的,不知道事情将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在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一些细节会被遗忘,留在了记忆深处。而这些小细节,却可能在几年之后的某一天被忽然记起,把她带回当时的场景。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所把握的只是表层自我的一种空间化的时间,而真正的时间属于深层自我,是在她不断回忆的过程中被逐渐寻找到的。柏格森将记忆分为肉体记忆和真正记忆,形象的理解就是衣服(象征“记忆”)挂在钩子(象征“大脑”)上,一旦衣服落在地上,钩子与衣服不再有关系的时候,其实衣服并没有消失,只是从钩子的视角来看,它不见了而已。所以,上面例子中被当事人遗忘的种种细节,恰好属于真正记忆,它们并没有消失,只是在绵延的时间里,不会被即刻想起,相反,会不经意间重现脑海。她陷入回忆的漫长过程,实际上是完成了时间的绵延过程,尽管看起来只是碎片式的记录,但这才是属于真正记忆的范畴。根据柏格森的理论,时间不仅是绵延的,更在其过程中完成着进化,达到最后的生成。人类作为一种精神性本源,不可避免地带有生命冲动,它总是出于惯性同一切载体作斗争。在绵延的时间中,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如同被橡皮筋拉紧的双方,一方是不断向下的物质冲突,另一方则是趋上的生命力量。从生命的角度看,时间的延续就意味着发明,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新颖的东西不断产生。文学若要记录和加入这一过程,就应该用真正的记忆去直觉世界,实现人的深层自我的绵延,体现个体生命的绵绵不绝的自我生成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过程的最终指向并不是无休无止的绵延,而是一个阶段性的节点:生成。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中的发展观是一致的,也就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在上述例子里,当事人在事发之后的回忆提供了进化过程中生成的可能性,才会在绵延的时间中引起各种各样的细节回想。

这一理论恰好可以解释民生新闻产生及盛行的原因。民生新闻的产生就是新闻在真正绵延的时间里延续的产物,在新闻工作者不断与真正记忆打交道的过程中完成思维方式的反思与提炼,在漫长的进化中实现了今天的生成。所以在众多民生新闻研究论文中,不难看到对其产生原因的分析,社会动因、文化推动等等,这就是柏格森提及的进化的必然。至于民生新闻的风靡,有它自身的决定性因素。作为新闻发展的生成品,它有着旧事物所没有的新鲜感与适应性,与时代的脉搏紧紧相扣,这是过时的新闻样态所不可比拟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民生新闻首次强化了时间与空间,使其以前所未有的特殊身份进入到节目当中。民生新闻将时间与空间进行了大力强化,直接导致自身的风靡,尽管它不是首创者,但是这种用放大镜放大自身特点的行为非常有效。比如在《南京零距离》的一期名为《黑车能停,正规出租车为何不能停》的节目中,时间和空间成为不可缺少的角色介入到节目中。来看一下时间与空间的转换:

时间转换:晚间6点50分直播→“10月8日”→当天上午10点30分→当天上午11点→“10月

8日”→“拘留15天”。空间转换：演播室→南京市浦口客运站→事发地→演播室。

从时间的5次变化来看，“时间”已经大大超越了“线索”的作用，而成为事件中的重要角色。事件的整体感得到突出，从正规出租车的投放（10月8日），到黑车挡道引发的矛盾冲突（上午10点30分），再对出租车的投放进行强调（10月8日），最后在结束时提及当事人的遭遇（拘留15天），使节目在绵延的时间中具有连续性与延展性，让受众保持期待，继续关注。空间的变化则是一种常规的节目需要，除了加强真实感，同时也是对受众视觉的一种调剂。这使得民生新闻与其他类型的新闻相比，具有一种辩证思维的味道，整个节目散发着以某种方式对时间的思考。时间在节目中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可以延伸、收缩甚至旋转的多维形式。这是一条崭新的通道，受众通过这条通道感受到真正的时间，走向了真相。回到柏格森的理论，他认为，除去技巧本身的花哨，恰恰是这种看似凌乱的记忆碎片构成了时间的绵延，即与常规不同的真正的时间。而民生新闻由于其自身的传播载体所具有的大众性，使它避免了陷入类似意识流作品那样的泛滥运用，而是在通俗易懂的基础上加入了时间与空间，在增强节目的丰富性、回归电视视觉本质的同时，在哲学层面上更为新闻的进化完成了新的生成。

二、社会学价值诉求：习性·快思·场

民生新闻作用的产生和发挥必然处在社会当中，并且与社会存在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民生新闻与纷繁复杂的社会内部相比，即便仅仅是很简单的一种现象，也有着复杂的社会学价值诉求。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学范畴的角度，重新审视民生新闻，来加深我们对民生新闻的理解与认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作为“反电视”阵营中的焦点人物，却需要借助电视来发表自己的言论，这是看上去哭笑不得的折中妥协。借用布尔迪厄的理论，可以将民生新闻放置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之内，来考察其在当今传媒语境下的社会意义。

具有传播价值的各种知识，是由社会指定机构生产出来的，并由广泛存在的大众媒体将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传播给广大受众。这些由科技推动发展的媒体扩大了信息传播的维度。但是也必须注意到的是，媒体具有的话语霸权及符号暴力，也对自由思想牢牢地进行了限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文化语境的融合与变迁，“地球村”、“统一经济体”、“信仰失落”等社会新现象的出现，人们开始着手思考并研究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于是，早就立于主导地位的电视便首当其冲。作为“反电视”阵营中的焦点人物，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并没有高歌科技的美德，他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就说到，当人们把电视当作信息的唯一来源时，电视就会成为影响部分人头脑的垄断机器。如果人们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关注社会新闻或者谈资上，便排斥了公民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6] 尽管这位社会学家有很多备受争议的学说（如反对全球化），但他在著作中提出的“习性”、“快思”、“场”的概念对电视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极大地帮助我们破除固有思维，对电视进行“反观”，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索民生新闻的本质层面。

（一）巧妙运用“习性”

习性就是性情倾向，它具有可持久和可转换特征。在布尔迪厄看来，习性是一种被建构的结构和建构中的结构。在功能上，习性能够生成主体的具体实践行为。布尔迪厄认为：受众在观看电视节目时，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去接收电视所传递的所有角度和内容，受众自己的习性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对节目内容的解读。^{[6]〔9〕} 通过媒介习性，这些特征得以在受众中传递。习性就像一件看不见的外衣，将大众的各种行为包裹起来。只有人们发现这件隐形外衣无法遮掩自己的种种活动时，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大众媒体生产的节目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中立与客观，必然时时受到媒介和受众习性的制约。从节目前期策划、中期运行到后期包装，媒介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被包裹在媒介习性这件隐形外衣之下。电视对习性不可抗拒的接受，同观众层次的构成分析及其心理研究是一一对应的。习性是一种无形的东西，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却是人们的第一反应。几乎所有人都无需判断，即可决定自己倾向于什么

或者痛恨什么。如果节目制作的习性与受众习性不一致,出现了哪怕是一点点的偏差,受众自然无法接受节目。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我国电视的发展完全经历了习性贴合与变化的过程,从《东方时空》类似《百姓故事》的纪录片式讲述第一次努力改变语态,并随着受众的减少最终被弃置,到目前又出现了大众电视新宠儿的民生新闻,这其中习性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各种电视节目评论中,研究者往往认为“平民化”的制作理念和方式是民生新闻得以成为新闻宠儿的重要原因。但如果从社会学探究其深层次缘由,其实还是习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习性的形成非常复杂,个体的人生阅历、情感经历、文化内涵、价值取向等各种要素都会囊括其中,最终形成了受众热衷关注的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性情系统是后天获得的,有了大量的实践,才形成了最终的习性,这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习性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具有极大的作用。目前民生新闻火爆,表面看来是迎合受众心理、满足受众需求,实质上是习性发挥作用的结果。观众热衷观看民生新闻,不仅是因为节目的形式(叙事方式、语言样态等等),更在于民生新闻满足了自己建立在习性基础上的心理欲求。综合前文而言,这里提及的习性,是无意识的,不管是观众还是媒体从业人员,都很难对电视民生新闻受到如此之高的欢迎程度做出实质性的解释,这也再次解释了习性尽管具有极大的力量,但其存在仍然无形。

(二) 使“快思”减速

从电视诞生至今,无数的经验表明,电视传播技术的及时性要求从业人员需要具备快速思维能力。简单地讲,就是用模式化的套路快速生产电视节目,即“快思”的概念。相对于极其有力且无形的“习性”,“快思”不仅无力许多,而且可视。“快思”这一概念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是以“快思手”的形式提出来的。

以下将从三个方面的探讨,分析民生新闻如何既能快速流畅地生产节目,又能另辟蹊径克服常规电视节目中的问题,从而吸引受众的眼球。

1. 隐身的审查权力

布尔迪厄提出,可被人看见的电视节目其实有“看不见的审查制度”,他说“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6](11)}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必然会经历“审查—排演—过滤—现场—播放”的程序。然而在“公共汽车理论”的影响下,节目制作的第一步——“审查”就变成了一种行使权力的行为。电视从业人员为了避免触犯任何人,已经习惯于在新闻的选择中,只传递无关痛痒的信息,就好像随处可见的公共汽车,千篇一律毫无个性。与泛政治化新闻相比,这样的选择导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人们不再关心会影响自身利益的政治新闻。有意思的是,这种选择并非被迫,而是作为施行者的电视与作为承受者的受众联手而成的,而且双方都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也就是说,当新闻的取舍涉及到政治内容时,“审查”就不再隐身,行使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政治新闻相比,民生新闻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民众生活的政治因素少之又少。民生新闻这种选材上的原始性残缺,反过来让它最大限度地得以在电视节目中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从这个角度来说,电视民生新闻在诸多新闻节目中,自由度与自主性比较大。

2. 封闭的信息整饬

在经济领域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对立概念:垄断与竞争。垄断诞生于自由竞争,又与竞争相对立。垄断本身无法使竞争消失,而是相互依存,且凌驾其上。不过,电视恰恰与这一现象相反,在媒体领域流动的信息不是一个开放型结构,而是一个封闭式结构。在内部的循环中,信息被无数次重复选用,会直接导致信息无法实现任何层面的更新。也就是说,当信息进入电视行业,从业者不论对信息进行了多少种和多少次的整饬,即使进行结构的重组,信息仍然维持在原有基础上,任何新的元素都没有进入到原有信息中去。

这种封闭结构直接导致了电视新闻的同质化倾向。电视节目所追求的社会效应与受众反应致使新闻不得不按照信息自身的脉络展开,于是失去了变化的可能性。而且,电视从业人员越是想办法使新

闻具有独创性，越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趋同发生。要解决这个问题，仅仅更新操作流程和制作手段还不够，从业人员需要跳出封闭的信息传播系统，寻求突破口毁掉这套根深蒂固的系统。可是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民生新闻想要跳出封闭系统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它原始性的残缺和非传统主流式的定位直接决定了它与主流圈子并不处在同一层面，超越之说无从谈起；而在尝试“毁掉系统”的过程中，民生新闻引入了外援、颠覆了新闻事件的主角、将报道视角下移、独创性地引入了“观众参与”，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与受众达成了共识，最终实现了对封闭信息系统的突围。

3. 垂暮的平庸恋己

一直以来，电视因为其高高在上的话语权自认为是现实的制造者，甚至有人赞誉电视为社会的缩影。但实际上，所谓的“社会真实”充满了人为的编排，“缩”的过程中人为选择性的舍与留必然造成元素的缺失。明明有缺失，却又以反映客观事实自居，这样的状态可被视为恋己癖；一直到新兴媒体的介入，电视仿佛才幡然醒悟，面对自己已垂暮的平庸。

在电视传播中，我们常常会认识到电视内容表达得越少，留给受众创造的空间越大。民生新闻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特性，就电视本身而言，早就从实践中诞生了很多既定的游戏规则，让从业者不得不服从。比如，何种节目类型适合何种话语内容等等。这种规则既压缩了电视节目的发展空间，也让电视自身发生了异化。但是，电视民生新闻在生产实践中巧妙地化解了这样的尴尬。民生新闻抛除了游戏规则，挖掘题材的范围更广、传播的视阈更宽，帮助电视不再恋己，又有效遏制了“快思”的出现，避免了题材的同质化，让民生新闻率先走出了平庸的困境。

当电视从业者不再认真思考，只是用固有的思维模式去套用实践，成为“快思手们”的时候，换来的是受众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力，导致思维弱化甚至趋于负面化，于是社会最真实的一面自然被人为选择性忽略。

（三）远离“场”效应

上文从结构性“习性”和操作性“快思”讨论了民生新闻的社会学价值，下面将民生新闻放在“场”域中考察其得以兴盛的社会学意义。

布尔迪厄对“场”的表述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6] (46)}他借用了物理学中位置、距离和作用力等概念来建构“场”的体系，并论证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场”的这个体系中，它的中心位置是政治场，中心之外有新闻场、经济场等不同的“场”，而新闻场同这两个场的距离比较近。由于新闻场容易受到外力的影响和支配，在政治和经济这两种强势外力的入侵之下，电视则表现为在多种不同方向力的作用下形成的合力，其方向不易确定。民生新闻的成功在于媒体制作者充分利用了民生新闻自身的特点，用可操作的行为远离周边的政治场和经济场。一个场要干涉影响另一个场的前提必然是轨道有所交叉，民生新闻因为自身的原始缺失导致了交叉点的缺失，所以民生新闻也便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成为了电视新闻领域的亮点。

以上三个核心概念仅仅是布尔迪厄庞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微小的一部分，但借助社会学这些概念来探究民生新闻，有助于电视民生新闻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持续发展，发挥其建构关乎社会和民生话语的作用。

三、文化价值诉求：模糊与变迁

任何事物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但同时也在影响着所处的环境，这种相互的作用对二者来说是双向的，很难分出主次。民生新闻在新闻进化的过程中，担当着社会文化制度变迁的记录者。它不可避免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甚至有时候还会被卷入社会事件之中，成为新闻事件的参与者（比如正是因为新闻的介入，美国的“水门事件”才会大白于天下）。民生新闻与文化价值一直都有着暧昧不清的纠缠

关系,以下将在头绪繁复的关系中从两个角度进行梳理。

(一) 身份模糊的记录者

社会发展过程的挫折与进步由媒体来进行点滴式的记录,这是媒体非常重要的文化担当。每一条新闻都汇聚社会变革的一点一滴。可以被观察到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硬新闻悄然转变成了软新闻,这种变化实质上是记录角色的变化。在理论上,无论各种政治因素导致的媒体定义是多么不同,所有新闻的本质都是真实,是社会发展的忠实记录者。当记录者的角色发生了改变,它的身份相应也有所改变,变化的结果是逐渐模糊了记录者的身份。

在上个世纪,电视以可视性这个绝密武器让传统广播溃不成军。与广播及平面媒体相比,视觉神经被积极调动的电视显然更受观众青睐。随着电视行业的不断更新与发展,现在的电视节目已经融合了各行各业的新技术,电视剧里出现了以前只有电影中才会有的特技效果。随之在电视中诞生了一个嫁接而来的新名词:“蒙太奇新闻”,这个新词将电视和电影结合在了一起,使两者变得非常类似。

如今我们观看电视新闻节目,播音员或者主持人播读式的场景已经很难看到,换之是清新的、真诚的、平和的、生动活泼的语言样态。从正统的《新闻联播》式的新闻播报到《凤凰早班车》式的热情洋溢“说新闻”,社会节奏在加快,受众换台的几率也在加大。再加上网络等新兴媒体将原有的受众分流,如果电视新闻再找不到其他出路,其生存环境将变得越来越恶劣。此时,民生新闻以英勇的救场者形象现身。它抛开了单一、拘谨、复述事实的枷锁,尝试着以多元、畅快、演绎事实的方式表现新闻。同时,技术层面的变化也使得画面更加引人入胜、情节跌宕起伏。以对比的方式来看,现在的电视新闻越来越像电影了:早期的新闻就像电影简单叙事的长镜头,现在电视里的蒙太奇却比电影本身有过之而无不及。电视对电影艺术的借鉴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有利的是,它让民生新闻的表现手法更加丰富,使之成为最受人瞩目的电视节目形态;不利的是,直接的借鉴很容易控制不住“度”,导致电影与新闻的界限模糊,致使新闻变得不伦不类。而且这个“度”是没有前车可鉴的。笔者主张谨慎行事,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不能脱离真实这条底线,不然受伤的一定是新闻自己。

下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可以展示蒙太奇新闻中技巧的运用对新闻真实造成的影响(下例中的《寻情记》节目通常被归类为情感类真人秀节目,笔者认为它具有新闻性质、贴近民生,所以将它归类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民生新闻)。

2007年6月18日,《寻情记——白领婚姻的白领式困惑》在某电视台播出,节目中记录展现了女白领章晨(化名)成为第三者,破坏同事董力与刘萍婚姻的事件。节目中有以下关键情节:

情节一

节目宣传词:“一个事业如日中天的女干部沦为他人情妇”。

情节二

记者与章晨隔门对话:

(记者认为董力在章晨家里,询问章晨他的去向)

章晨沉默。

记者:能不能把那个男孩子交出来?

你们看到他和我一起回家了吧?因为我帮他请了律师,他现在找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情节三

(章晨坚持不开门)刘萍对记者说:“她不敢开门(董力)肯定在里面嘛。”

情节四

(刘萍腿脚不便,说是章晨指使丈夫把自己打成残废)

从节目传递的信息中,我们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章晨勾引了刘萍的丈夫董力,挑拨董力与刘萍离婚,作为弱者的妻子刘萍不堪忍受,勇敢地带领电视节目上门捉奸,章晨心虚不敢开门,以致镜头没

有拍到捉奸在床的好戏。很快，这个新闻就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但是在2008年3月，《南方周末》刊登出了一篇报道《“我至少还能打得起官司”》^[7]，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还有另一个真相。平媒报道中的张琛就是节目中那个名叫章晨的女白领，节目播出后，张琛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从而将电视台的做法诉诸法律。最终，2008年2月底，《寻情记》在节目中公开道歉。对照以上的四个情节，平媒揭露出的真相是这样的：

情节一

这个吸引眼球的宣传词给无辜的张琛带来了无尽麻烦，记者找她之前，已跟踪偷拍了她5天，记者看到她和董力一起出现，事实上是张琛帮助同事董力为他的离婚案找律师。

情节二

记者与张琛隔门对话：（这是未经剪辑的真实版本）

（记者认为董力在章晨家里，询问章晨他的去向）

张琛：他没跟我在一起，他根本不在我家。

（记者说曾拍到你们在这附近活动）

张琛：你把他叫来。你们看到他和我一起回家了吧？因为我帮他请了律师，他现在找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情节三

张琛坚持不开门的原因是，记者首次敲门时她打开了门，“几秒钟内，又出现了另外两人加一台摄像机，其中一个女人（刘萍）咆哮着扑上来”，她把门关上后，给单位领导打了电话，领导说：“你一个人在家，不要开门。”

情节四

张琛单位办公室主任李晓波说：“电视节目中刘萍走出来时扶着腰一瘸一拐的，但到我们单位采访时她精神很好啊，我们不让她见局长，她飞快地跑上5楼局长办公室，我们两个人都没拦住她。”

从节目播出到最终官司结束，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而如果没有平媒的报道，受众甚至无法知晓故事的真相。从职业操守角度看，无论是记者采访被拒时甩下的那句“你们这样的态度，我要在电视里面给你们曝光”，还是制片人王燕对戏剧性和收视率的强调，都会让人不寒而栗。从技术角度分析，节目对当事人男主角董力根本没有采访到，这样残缺的节目怎么最终得以播出？很明显，蒙太奇新闻的缺陷在这次事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通过拼贴和剪辑，张琛申辩的话被剪掉、断章取义、偷拍到的模糊人影被解说为男主角，节目里张琛车牌号干脆没打马赛克。至于没有被拍到的男主角董力，节目中则直接使用画外音补充：“张琛的车一直继续开着，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这时上来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刘萍一眼就认出是丈夫董力。”可是实际上，那个所谓的男人，并没有出现过哪怕是一个侧脸。

笔者援引此事件，目的是要让大家看到，民生新闻尽管有各种各样吸引人的优势，但若不坚守底线，不从法理上对制作手段进行控制，结果只能是蒙蔽受众、丢失公信力，而真相，则可能永远无人知晓。

（二）试水的娱乐狂欢与背后的文化变迁

在我国广播电视节目形态中，新闻节目、娱乐节目和社教节目并称三大支柱节目，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媒介传播功能。新闻节目长期以来以信息传播和政策宣传为主。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使传媒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与资金，新闻作为立台之本，在寻求回报的同时，也成为台里的重要资源，相互之间竞争可谓激烈。地方电视台为了能与中央电视台一争高下，在各种资源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取胜之钥就是要把新闻做得精彩独特。例如，湖南卫视率先提出“快乐传播”理念，把娱乐元素融入到新闻中。其《晚间新闻》主持人张丹丹就像亲切的邻居一样，笑意盈盈地讲着当天发生的事。民生新

闻虽然缓解了新闻同质化的问题,但是它毕竟仍处在成长期,而且如果一个地区只重量不重质,各频道同类节目达到两三个之多,任何节目都会被逼近绝路。

一直坚持新闻立台理念的凤凰卫视在同行中对新闻节目的投入较大,节目主创者不断对新闻的呈现方式进行创新,部分节目主持人更是纷纷“试水娱乐狂欢”。比如姜声扬以轻松、幽默、趣味化方式对《新闻功夫茶》中的新闻进行解读,甚至在中秋节节目中左咬月饼右喝茶。这种节目样态让人觉得完全“民生”,而且将主持人解放成了真实存在的、需要吃东西喝水、与普通老百姓一样的“人”。以往受众会产生主持人不是“人”的意识,其实是由于职业光环导致的受众神化想象。如今,虽然主持人都小心翼翼,避免自己在镜头前太过随意、口无遮拦,但哪怕是一点点新元素的加入,都拓展了节目的形式,给节目带来了持续性效益。同政治新闻和经济新闻等传统新闻相比,民生新闻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试水新闻娱乐化从民生新闻开始既在情理之中,也是一种必然的过程。受众对传统表现手法的电视新闻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期待新的审美样式,娱乐元素在新闻中的渗透恰好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民生新闻娱乐化的试水在本质上与蒙太奇新闻倾向不同,仅仅是在节目里融入了娱乐元素,不会威胁新闻的真实性,不会模糊电视新闻记录者的身份。

民生新闻的产生发展究竟代表了什么?我们在看到它兴盛现象之时,也要寻求推动其繁盛的源动力。文化思潮的改变往往是引起社会现象的根源,与民生新闻发展时间相近的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全国范围的学史热潮,这股热潮以《百家讲坛》为原点开始,遍及全国。尽管有无数批评者认为这种快餐式的史学教育过于以点概面,但我们觉得史学教育还是利大于弊。学史热潮与民生新闻的产生发展都是这一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的变迁。

自古以来,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文化,公认的观点是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可以换言之为专家文化、学术文化,大众文化则是通俗文化、草根文化。人们通常认为这两种文化泾渭分明,几乎找不到交集。但是,人类的文化价值理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文化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合和泛化现象。这里所说的“泛文化”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均质化,即精英文化趋下,大众文化趋上,二者之间的边界越来越不那么清晰。文化融合现象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因为社会阶层之间的互相渗透将是最终趋势。民生新闻就是互相渗透带来的外像结果,如果我们将传统新闻看作精英文化,民生则是大众文化,民生与新闻的组合就是两种文化的交融,民生新闻繁荣的背后其实是社会文化价值的变迁。

纵观民生新闻,它是哲学范畴中的那种在时间里进化的生成物;在社会学中利用习性使快思减速,以此逃离影响力巨大的场效应;它在社会发展中模糊了记录者身份,又在社会文化价值变迁中敢于尝试娱乐试水。本文对于民生新闻的多维度解读与分析,旨在促使它更健康地发展,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我们对它的解读也将不断深入。

参考文献:

- [1] 李洋. 民生新闻: 兴起与兴盛, 兼论新闻的嬗变 [J]. 新闻界, 2005 (5): 53-55.
- [2] 朱寿桐. 民生新闻学概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3] 胡智锋, 张国涛. 内容为王——中国电视类型节目解读 [M]. 北京: 中国国家广播出版社, 2006.
- [4] 王雄. 电视民生新闻的幻象和转型 [J]. 现代传播, 2006 (2): 34-37.
- [5] [法] 柏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 [M]. 吴士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68.
- [6] [法] 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 [M]. 许钧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15.
- [7] 甄晓菲. “我至少打得起官司” [N]. 南方周末, 2008-03-5.